

敬畏生命与自我实现

——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

张宝石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社科部 贵州 都匀 558000)

摘要: 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开创者和生态伦理的奠基人,在当今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敬畏生命”伦理思想作为一种具有建设性、开放性,强调牺牲、奉献、自由和个性相统一的生命伦理精神,作为一种主张把包括人和一切其他生物在内的生命都看作是神圣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一种反对对人类生命构成根本威胁的生态伦理呼吁,对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有益影响。文章从从风险社会、生态伦理、发展伦理和德性伦理四个视角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展开讨论,力求刻画和激发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自身具有的感染力和启发性。

关键词: 阿尔贝特·施韦泽 敬畏生命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B82-0 **文献标识码:** A

自 20 世纪中后期起,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在中国逐步形成深刻影响,陈泽环、周国平、陈立胜等著名学者均对其思想进行过挖掘和研究,并且热度不减,以阿尔贝特·施韦泽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共有文章 615 篇,研究领域分布在哲学、宗教学、音乐学等领域,足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本文从风险社会、生态伦理、发展伦理和德性伦理四个视角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展开讨论。

(一) 从风险社会视角看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同时实践也是风险存在与发展的力量源泉。实践规模的扩大、实践程度的深化不但导致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也催生了风险的历史性扩张。人类实践的发展程度与人类生活中所面对风险加剧的程度是一致的。风险作为人的存在状态,只要人们在生活着,就必然会面对风险。社会生活历史变迁本身就伴随着风险的历史发展,换言之,风险的历史发展本身就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状况。

工业社会之前社会就已经存在风险状况,只不过由于实践发展水平的制约,人类处于一种相对孤立、封闭的地域空间,社会生活的风险在范围、程度和规模等方面都相对狭小,危害程度也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并且其中纯粹的自然运动占主导,“狭隘地域性的个人‘尚未’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相反,随着社会实践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风险本身也随之发展,只是没有达到质变。

当工厂手工业为机器大工业所取代,自然力为机械力所取代之时,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与农业时代相比,工业时代最鲜明的特点是人类实践的极大拓展和深化、人类交往的扩大与提升、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由于人类交往实践的迅速扩张,社会生活中的风险程度也在加剧,风险的数量和种类也日益增多,纯粹的自然运动所造成的风险不在占主导,取而代之的则是由实践活动引发的风险所取代,闭关自守的狭隘地域性风险被打破,世界性风险开始形成。工业社会中风险状况推动了人们风险意识的提升,不仅要求应对、规避、化解风险,而且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和理解也向纵深发展,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应对风险问题成为大众的普遍诉求。新技术革命对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无法用语言而描述,传统工业社会中的风险萌芽已经由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当代社会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其全球化、技术化、相关化、一体化的特征日益明显,正如很

多人所形容的“蝴蝶效应”一般。新技术革命使社会呈现高度技术化，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意味着社会高度风险化，正如吉登斯所言：“技术进步表现为积极力量，但它并不总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风险问题紧密相关，由于某些领域科技发展的步伐如此之快，我们必须应对的风险形势在性质上已不同于以往。”[2]全球性风险既有物质风险，也伴随非物质风险；既有物质利益风险，也衍生出道德风险、文化风险等，而当代风险社会与传统工业社会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文化风险，这些风险一旦达到质变，整个人类现有生活和价值体系将崩塌，世界将成为失控的世界。

在传统的伦理学中，一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外在的主客体关系，因此人被视为价值的中心，是惟一的价值主体。所谓价值，就是事物对于人的功用。某一事物是否有价值，在于它对入是否有用，是否符合人的利益，能否满足人的需要。这样，环境就被认为只是一个工具，自然的价值就归结为工具价值；离开了人，自然便无所谓价值可言。施韦泽以“敬畏生命”为理论基点，追寻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高扬歌德“人类高于民族”的人道主义旗帜，批判利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对身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值得研读。新时代的视域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上社会发展进步的日程，“治理”可以视为应对全球化进程和风险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难题的解决方式之一，正如俞可平教授所总结：“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3]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的这一论断既表明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切与忧虑，也传达了某种悲观之情。风险社会是不是人类的宿命？人类是否有能力跨越风险社会？问题的根源暗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不可能在自己的实践中超越实践本性，杜绝风险。历史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利益的分裂和对立才是风险社会之源，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更不是亘古有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利益的对立，必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治理作为一种方式或手段，其对象应是超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从而跨越风险社会。

（二）从生态伦理视角看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对当代生态危机进行道德思考的新兴伦理学，反映和总结了西方现当代思想界几代学者的学术成果，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卓越成果，他的敬畏生命原则为生态伦理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施韦泽是从重建合理的文化世界观的视角出发创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理论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他的思想广泛地成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资源，他也因此而被称为是生态伦理学的开创者。

威胁着人类文明之延续的生态危机，是人类在20世纪后半期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今天随着生态保护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觉醒，人们逐渐意识到，要想彻底解决生态问题，人类就不仅需要在全世界、国家和地方层面采取相应的生态保护政策、法律、措施等，还需要摒弃工业社会时期所形成的那些导致生态危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倡导并实践符合生态理念的生态伦理。以生态伦理为指导，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持续发展的社会，构建生态文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生态伦理是人们的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与生态保护有关的各种行为规范、内心信念和价值取向。生态伦理既体现在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行为取向中，又渗透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预设中，同时也反映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决策之中。从实践角度看，要想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就必须调整好人与自然、今人与后人、当代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依据一定的伦理原则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合理的伦理资源和伦理辩护，从而梳理、阐释和证明伦理原则的必要性，揭示整个世界和全部生活的具体要求、实践意义和学理依据。施韦泽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开创者，他在《文明与伦理》等著作中系统阐释了“敬畏生命”、扩展伦理关怀范围的伦理思想，为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施韦泽明确指

出,伦理不应把自己局限在人与人狭隘关系范围内,只有把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纳入研究的范围,伦理才变得完整和全面,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在他看来,所谓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对于至善的追寻则在于让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成为最自然的表达,并呈现出相互贯通的生命形态。同时,能够敬畏和同情其他生命,是人类社会属性内在价值的自然流露,正是通过对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的敬畏和同情,人把伦理的价值推向根植于生命神圣性之上的伦理精神方向,赋予自己的生命存在以神圣意义,并使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得到实现,自然是生命的源泉,是个人保持精神独立性的避难所,通过体悟敬畏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砥砺我们的道德本性。只有通过生命的敬畏,人类才能避免那些肆意践踏和杀戮人的生命的暴行和战争。

“自美国 1939 年第一次记录酸雨以来,酸雨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不断加重,已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在欧洲,酸雨沉降物破坏了森林和湖泊以及各国的艺术和建筑遗产,大约有 6500 万公顷的森林遭酸雨危害。”[4]进入工业时代,人类的贪欲之魔被毫无禁忌的释放出来,整个地球满目疮痍,温室效应、土地沙化、酸雨、疯牛病、非洲猪瘟、非典等传染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5]恩格斯曾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6]当前,全球性生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学者们应该摒弃“走出或走入”人类中心论的学理争执,更不应该拘泥于抽象的伦理价值观探讨生态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以施韦泽为榜样,关注“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心”,通过“与宇宙建立精神关系”推进人类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进步,同时身体力行,强化行为的实际影响力,弥补启蒙运动以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恢复人对自然的敬畏,重塑自然的尊严。

(三) 从发展伦理视角看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发展伦理是对发展中的人与自身、人、自然等基本伦理关系的体悟和治理,学理指向为人如何处理“能够做”与“应当做”,即人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如何共同生活、应当如何幸福优雅的生活。发展伦理作为现代性概念,跳出了循环论证和机械决定论的论证,强调发展自身具有的价值性内涵,因此,发展伦理是对风险社会的回应,是如何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实践探讨。面对生存危机,人们的意识逐渐从享乐转向生存,但社会能否发展,怎样继续发展,日益模糊不清,人类向何处去的难题笼罩在发展的道路上,正如刘森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已经走上了一条前面不清楚会怎样的道路,走上了一条没有外在力量能提供任何保证的路,一条只有依靠自身探索和创造(而不是等待和一味模仿)、只有依靠努力与谨慎(而不是懒惰和鲁莽)、依靠睿智和反省(而不是急功近利和自以为是)、依靠和谐与互惠(而不是对立与偏私)才能发现希望并具有美好未来的路。”[7]当前我们既遭遇生存危机,又遭遇价值危机,并导致伦理危机,对于什么是“善”和“至善”,如何实现“善”和“至善”,我们所能做和所能够做就是“善”和“至善”,一直模糊不清,甚至排在伦理之外,伦理只关注“人”,而没有把与人息息相关的“万物”囊括其中,而发展伦理作为自主性、自反性、主体性概念,将“能够”与“应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8]重塑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合理处理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个体与类的关系,代际关系,既尊重社会权利,也尊重文化权利。所以“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9]“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是自由的一个过程。”[10]以上观点与施韦泽不谋而合,作为身体力行的人道主义者,他时刻思考科学与技术、知识与能力的进步使我们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这也是人类陷入许多危险的社会关系之中,削弱了现代人追求真正自由的能力。社会的进步不应以物质的丰富为衡量标准,寻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伦理上的至善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实现科学与技术、知识与能力、精神与伦理上的动态平衡,所以施韦泽呼吁人们

不要一味追求和解决物质困境，而应更多关注人性、内在价值和自由、现实生活境遇的统一和融合，找寻那曾经放弃的内在性，避免精神上的破产，社会和政府管理者应创造条件使“每个人应该在尽可能合乎人类尊严的生存条件下达到真正的人性”。[11]

（四）从德性论视角看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道德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作为道德主体，其自身包含多重规定，但其最为内在的人格特质则集中体现于德性。为了实现表达我们在询问生命意义时所提出的目标，不会仅仅说有意义生命是“重要的”或是“有意义的”，德性追求的是更具启发性的东西，一种具体的善性的品质。

本文不寻求尝试为“德性”作统一的一般性解释或下定义，只在于提出德性所具有的共识性观点。作为哲学范畴而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美德事物既处于一种良好状态，又使美德事物所具有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和施展。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并没有明确现代意义上的德性范畴，但也有一些独特性的考察。《管子·心术上》中提出“德者，得也”，《庄子·天地》中提出“物得以生谓之德”，《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张载亦认为：“德者，得也；凡有性质而可有者也。”“得天下之理之谓德。”[12]从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古希腊或是先秦，德性既有本体论的意蕴又有伦理意蕴。然而，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德性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具体体现在与人自身存在的关系上，品格作为品质善（具体的德性），逐渐条目化和多元化，并获得了特殊的规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的存在也逐渐呈现互异的向度，作为道德主体，人的存在在具体的伦理生活境遇的影响下，其分化并彰显为不同“质”的德目，但它同时表征的也是整个人，同一的道德主体，这种统一性则是以人格为其存在形态。就人的整个存在精神而言，德性的本体论则化身为人格，以德性为具体限制域，制约着人的日常存在，故德性的本体论存在是以人的整个生活和全部世界为其本体论存在之根据，“内在于人生的德性具有统一性，理解这一点的前提在于：肯定德性的统一性体现了生活的统一特征，并把生活本身视为并评价为一个整体。”[13]德性与人的存在为一，故德性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同时，德性并非人生而具有的或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在环境作用下通过智慧而具有的获得性品质，但德性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的精神态势，并具体表现为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鉴于以上共识特点的分析，“德性是人运用理智或智慧根据其谋求生存得更好的本性的根本要求并以生存得更好为指向培育的，以心理定势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并使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成为善的善品质，即道德的品质。”[14]德性作为一种善性品质，它是利于“人更好生存”，理论在此出现分野，或有利于自己更好生存，或有利于共同体及成员更好生存，或在无害于他人的情况下更好生存，德性论也面临自我与他人的不对称，如结果主义以追求最大限度利益来缓解自我与他人的紧张，德性与人的具体存在相统一，不仅超越行为主体某一方面的限制，而且也指向“我与你与他”，人格的完美，也要通过“我与你与他”的关系彰显，德性的特质就在于“成己与成人”的统一，这“意味着既实现自我的价值，又肯定他人的价值。德性的统一由自我在品格等方面的整合，进而表现为成己与成人的互摄。自我的内在整合与人我的交互相成，同时又从两个方面将德性与存在的统一具体展开。”[15]

我们处于一个新鲜、庞杂又耐人寻味的时代，一方面对新文化、新科技、新时尚、新创造感到惊异于茫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寻找与时代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去应对各种变化。人的生命附着于身体的有形存在之上，由生物学生命、社会学生命、文化学生命和相关生命构成一个奇妙的逻辑结构，而其存在是以人的生存伦理或人本伦理展开。时间使生命成为一种尊严，在生活实践的打磨下不断塑造价值观和理想，为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社会的道德行为提供目标与方向，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缺陷和易于发生冲突的世界里，如各种贸易争端、主权纠纷、文明冲突等，因此，我们必须用规则 and 标准提供生活的指导方针以求指导人们如何使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符合人类的生存需求。新的思想常常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精神获得心灵文化的滋养，我们能重新在生命中恢复伦理的精神。作为一个公认的道德高尚人物，施韦泽将

奉献、责任、自由和个性统一于个人直接道德实践活动，而且也体现在文化国家和文化人类的探寻与追求。一个道德实践者，一生都在践行自己的道德诺言，并且超越自我与他人的不对称，将社会、国家和人类和平囊括在自己道德理想的探寻与追求。在文化重建、价值重生的时代，我们更应捅破精神思想的“天花板”，主动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防止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对精神思想的削弱，抵御非道德化的侵蚀，从此看，施韦泽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日常所要面对的伦理境遇提供相应的理论借鉴和行为指导。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9.
- [2]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139.
- [3] 俞可平.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J].哲学研究, 2000 (10) 17-24.
- [4] 林圀钢、常佳伟.跨世纪的环境发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15.
- [5]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1983:175.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 [7] 刘森林.发展哲学引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86.
- [8] 汉斯·萨克赛.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1.
- [9]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
- [10]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
- [11] 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30.
- [12] 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32-33.
- [13]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91.
- [14] 江畅.德性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0-31.
- [15]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2.

Reverence for life and self-realization
——Probing into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Albert Schweitzer's
"Reverence for life" ethics

ZHANG Bao -shi

(Qiannan Medical College, Duyun / Guizhou, 558000)

Abstract: Albert Schweitzer, the founder of the ethical thought of "Reverence for life" and the founder of ecological ethics, has a wide range of influence in the world today. The ethical thought of "Reverence for life" is a constructive and open bio-ethical spirit that emphasizes the unity of sacrifice, dedication, freedom and individuality. As a proposition, life including humans and all other living things is regarded as it is a sacred concept of ethics and morality. As an appeal against ecological ethics that poses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human life, it has a beneficial impact on the change of lifestyl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Schweitzer's "Reverence for life" ethic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risk society, ecological ethics, development ethics and moral ethics, and strives to portray and inspire Albert Schweitzer's "Reverence for life" ethics The appeal and inspiration of thought itself.

Keywords: Albert Schweitzer Reverence for life Contemporary value

作者简介 (可选):张宝石, 男, 生于 1982 年 8 月, 辽宁铁岭人, 哲学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伦理学原理.